

15
1553
1



震澤先生集



上虞羅振玉著



335

1553
卷 1

辛酉莫春
鯨溪王氏重刊

震澤先生別集序

王文恪公故有長語紀聞各二卷歲久漫漶不可讀玄孫承
熙重壽之梓并梓其尊人遵考紀聞續卷及郢事紀略總題
曰震澤先生別集屬余序之簡端夫碩儒鉅公涉筆成訓震
澤長語自經術典制文章聲律以及象緯仙釋之學亡不擷
精咀華多昔人未闡之論紀聞褒貞斥佞徵泛訂訛端邪之
鏡得失之林具焉而遵考所續紀大都稱述其鄉之先哲以
寄高山仰止之思若紀略則取次郢事令人讀之髮豎而涕
洟而陵寢重地亂而旋定則皆其力也文恪公有全集霍渭
先宗伯序之行於世遵考亦有詩若文如干卷藏於家茲其
一斑故稱別集云余合讀之則輒嘉歎文恪公暨遵考高風

勁節前輝後映不獨文學濟美而已國朝奄豎弄權於內者無如逆瑾播虐於外者無如惡奉乃文恪公暨遵考實兩攬其鋒方逆瑾用事流毒冠紳批根索瘢輒至械繫以死士亡敢吐氣無論焦泌陽之倫卽謚爲文正者率陰陽瑾指文恪公獨嶽嶽不阿時與瑾忤其所救正居多有大臣之烈焉頃者礦稅驛騷貂璫四出而惡奉爲甚鈞人肉拶人乳斷人手足戕民戮士酷烈古今所未有郡守臬憲二千石忤奉逮繫者背相望會遵考出守承天奉焰滋熾而陵奄茂復佐之遵考計不及顧力爲民請命以保安肅皇帝龍飛之地風節亭亭不忝文恪公孫矣夫士屈於奄豎戀一官耳文恪公逢瑾之怒竟拂衣歸視揆席如蘧廬遵考逢奉與茂之怒亦竟投

劾歸脫專城如敝屣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文恪之謂也若遵考者殆易所稱鴻漸于逵者歟昭代名宰孰粹白無瑕者必以文恪公爲稱首余與遵考交最善稔知其名德卽更僕未易數然於國爲名臣於家爲肖胤不必覩其大全於茲集已覩其槩矣天官司封員外郎繡水賀燦然伯闇甫撰

序
先太傅文恪公長語紀聞二帙後附先光祿鄂事紀略一帙
刻本不少而茲又重刻之者伊竊念土圭尺景二至攸分
黍一稔六律迺定物有不多而其用至大言在不煩而酌理
最精然則積書二酉徒飽蝨腹標識三倉總覆醬瓿雖爲多
而不可讀終亦讀而不能也惟先太傅身際昌期手扶天
辰文經武緯大福蒸民名遂功成曰歸林屋乍辭政府重整
儒林畋漁百氏醞釀千載攬彼古昔鏡我來茲寄懷遂深弄
筆彌暢日月旣邁條述茲多山水相助妙理畢舉於是蔚然
儒宗吐此南金率爾短軸遂成拱璧矣一時人士並列門牆
孰不咄咄機雲睥睨荀郭乃受卷卒讀凭几太息學謝之矣

序

先太傅文恪公長語紀聞二帙後附先光祿鄂事紀略一帙
刻本不少而茲又重刻之者伊竊念土圭尺景二至攸分
黍一稔六律迺定物有不多而其用至大言在不煩而酌理
最精然則積書二酉徒飽蝨腹標識三倉總覆醬瓿雖爲多
而不可讀終亦讀而不能也惟先太傅身際昌期手扶天
辰文經武緯大福蒸民名遂功成曰歸林屋乍辭政府重整
儒林畋漁百氏醞釀千載攬彼古昔鏡我來茲寄懷遂深弄
筆彌暢日月旣邁條述茲多山水相助妙理畢舉於是蔚然
儒宗吐此南金率爾短軸遂成拱璧矣一時人士並列門牆
孰不咄咄機雲睥睨荀郭乃受卷卒讀凭几太息學謝之矣

力不充矣披尋之次歡遇爲勞釋手思之遺忘何限所以欽
嗟之聲徧乎下邑鈔謄之苦爭及寸燭易窮則變變通則久
剗剗之役所由來也嗟我先子爲公文孫沈鬱澹泊迺關天
性含咀往復既有歲年九冬有隙三餘多暇獨述祖德代樹
萱蘇譬彼游魚迷此迴塘亦如春蠶眠起在葉心乎愛矣疲
不謂矣伊時在膝都無所解徒見膏燈明暗丹筆紛披問此
何書答云先誥因而記憶到今儼然也寒家不造先子摧折
方春掩華日中亭照孤露之毒胡可以言未墜之緒略記在
是用是五更痛徹薄暮悲來千緒萬頭看朱眩碧每思重付
殺青藏之家廟以保子孫世世永守所謂續祖舊服猶可徐
徐痛父手澤不勝切切而遭時多故傾跌百狀一切廢閣略

無舉行偷息稍定饘粥猶存攬照鬢毛間有白者定知後來
有幾年月於是力疾校讐畢此舊志所謂蚩蚩之謀周周之
計乃在自貽後人豈若爭衡百代也五世孫學伊謹序

此序文有六朝三唐遺格足以補太傅光祿集中所未有
且又吾家文獻所關他時修譜當錄一通入之乾隆甲辰
七月二十九日燈下兩窗芭孫寫記

此書之序曰... 震澤長語卷上... 吳郡王... 蓋濟之著... 余久居山林... 錄之有裨... 澤長語云... 經傳... 漢初六經... 尚遺孔門... 易有子夏... 傳於伏生... 作鈔撮九...

震澤長語卷上

吳郡王 蓋濟之著

余久居山林不能默默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理有得則錄之有關於治體則錄之有裨聞見則錄之久而成帙名曰震澤長語云

經傳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公羊穀梁蓋傳子夏氏之學儀禮有子夏傳易有子夏傳而亡之詩序相傳亦云子夏作易傳於商瞿書傳於伏生之口孔安國又得於孔壁所藏劉向別錄云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然則蒼師荀卿者也左傳

出蒼家蒼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
是爲魯詩根牟子傳荀卿子荀卿子傳大毛公是爲毛詩是
時諸儒掇拾補苴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玄之徒
箋註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
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
今猶見於十三經註疏幸閩中尙有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
也使闕板或亡則漢儒之學幾乎熄矣

余始讀易至繫辭傳曰大哉言乎天地陰陽造化之蹟盡在
是矣非聖人孰能作之而歐陽永叔以爲非聖人作何也讀
至序卦雜卦乃若有疑焉若永叔之見而亦未敢爲必然之
論讀淇水集彼亦疑之謂有不合而強通之者余因是考之

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爲二篇曰正經孔子於正
經之後翼以十篇曰上彖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
上繫辭傳下文言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爲十翼經自經
翼自翼孔子不敢同於前聖也自商瞿傳至梁丘賀曰彖傳
所以釋經乃分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又移文言傳於乾
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象傳於各爻之後經三紊亂既亂正
經又失十翼非復易之舊矣諸儒多欲校定而不能蓋秦火
之後易以卜筮獨存而十翼散在人間漢文帝廣文學十翼
所存唯彖象繫辭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易全書
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
以序卦雜卦足之則二篇果非聖人作乎胡一桂翼傳又謂

聖人讀易超然意與易會而為之辭豈常人尋行數墨者比則亦未敢遽疑之也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偽作掇拾老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畫微旨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腳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腳而況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單觀卦象其亦難矣

魏王彥問關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夬☱之革☱捨著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傳五傳從甲申魏宣武王之元年至戊申天下當大

亂禍始宮掖

革六二以柔居中

有藩臣柄政世伏其強

爾朱臣主俱

屠

莊帝殺爾朱榮榮子復殺莊帝

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

二雄九五九三高歡宇文泰東西魏

不戰德而詐權則舊者先亡

革故也是以東魏先亡

辛丑之歲當有恭

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亂必以武定北

用武之國也己酉之歲江東其危乎

開皇元年平陳

晚節末路有桀

紂之主出焉

煬帝

天下復亂道不終亡也必有達者興焉

文中子

其後魏之亂自胡后始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分霸隋平陳煬

帝之世天下大亂皆如其占然則左氏所載周太史筮陳敬

仲知其後必將代齊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懷惠之亂豈

可謂誣乎

詩小序所以作者之義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

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卓哉其爲見也視古註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借使亡焉國史采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言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楊文懿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

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鄭衛多淫風季子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何也
季子觀周樂幽在齊之後秦之前今居風之末豈非夫子所改定乎文中子曰係之幽遠矣哉
今五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婚禮附以婚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

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
義觀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
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著
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
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
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襍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
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
也

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
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
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後劉歆欲

列之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而止孔鄭所引逸中霽禮禘於
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
遂至於亡草廬摭拾殘缺合爲逸經八篇其投壺奔喪禮取
之小戴公冠禮諸侯遷廟禮釁廟禮取之大戴中霽禮禘於
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取之鄭註雜合以成之亦愛禮存羊之
意乎

大學原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爲之註依文釋義略通而已
缺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爲綱領三條目八分傳
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
亡遂爲千古之恨然或以爲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
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

謂知之至也卽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
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爲貴與程
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
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爲且本末旣釋始終獨
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一依鄭氏之舊
則余不能知也

史載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禮記亦云舜葬蒼梧
之野二妃未之從也元次山嘗謂九疑深險舜時年一百一
十二歲何爲來此司馬光亦云虞舜倦勤薦禹爲天子豈復
南巡遠渡湘水韓昌黎謂書言陟方乃死地勢東南下蒼蒼
梧不得言陟方也其見卓矣又謂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曰

陟而後言方乃死所以明陟之爲死也語何贅耶或謂陟方
猶升遐也下云乃死亦贅孟子謂舜卒於鳴條固當以爲正
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
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吏侍何孟春注家語謂陳留縣平
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
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或遺岳字也其
說足祛千古之惑

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目詳有能舉而行之則治
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焉者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職
也而宮禁婦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獻人鼈人司喪染人履
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

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五六員而已其它六鄉
六遂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市城管鑰門關而謂之教何
哉職方氏形方氏述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
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庭
椿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於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
土均土圭之法不宜爲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
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土役令
賦之事不宜爲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
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
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一快也而余不敢從何哉曰

亂經

嘗疑周禮皆經世大典中間所載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
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哲族氏掌覆天鳥之巢則書十日
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去天鳥則以救日之
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宓如草莽以薰蠹蟲蜃炭以致狸蟲牡
鞠以瘖鼃龜牡棒午貫象齒以殺水蟲之神何若是之瑣屑
而亦豈必盡可用耶及觀越裳氏迷於歸路公爲作指南車
暮年而至國指南之鍼陰陽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陽
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十里則減一寸乃知聖人精義
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謂多才多藝孔子謂之才之美其謂是
耶

余少時讀家語後閱它書有云事見家語者無之訶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也乃知家語本有不同徧索舊本不可得一日至書市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也肅謂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煩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御謂戴聖以曲禮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本篇是爲滅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旣紊

之戴聖又紊之近世妄庸又紊之經三紊亂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尙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吏侍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余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古賦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爲僞書余反覆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說春秋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也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考功名卽考績之義度制卽限田之義陰陽終始五行生勝反覆乎天人之際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豈非平日講貫蘊蓄者在是因爲武帝置對於篇耶抑旣以告於君又退而申衍其說耶郊祀所以告張湯問仁所以告易王

其說具在祈雨止雨雖流於災異漢儒之所不免也獨何疑於仲舒耶其文詞高古亦非近世所能爲也自樓郁晁公武歐陽永叔輩未嘗致疑於此獨新安程太昌以爲非董氏本書謂太平寰宇記杜祐通典所引繁露語今亡之其曰劍在左蒼龍之象也刀在右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等語昌以爲亡之而今書具在豈昌所見乃別本耶抑未嘗深考耶若本傳謂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今總名蕃露或歲久傳授錯謬不足深辯也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蓋亦指繁露度制篇也考亭象山議論終不合世謂考亭道學問之功多象山尊德

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學家傳人誦象山之學殆廢矣近世有一種學問若厭朱學之繁樂象山之簡者自謂心上工夫本朝所謂道學者始於吳與弼繼以陳公甫公甫每謂今世不當復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番之語其亦有激也而獨喜作詩謂吟咏性情乃所不廢至今稱道學者多宗之嘉魚李承箕徒步萬里從之遊不聞有所指授其身心造詣不知果何如也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爲以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歷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參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

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國猷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太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塏其人沉鷲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

萬世帝王之業乎

自古無有都汴者張儀謂其地四通輻輳固戰地也魏本都安邑爲秦侵蝕不得已東徙大梁其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一國爲魚朱全忠篡唐居汴不過五六年唐莊宗伐之其禍甚於王假石敬瑭因之耶律長驅少帝就執視朱氏又酷焉宋祖開基不此之鑒遂有靖康之禍固謀之不善亦地勢然也宋之失計未有甚於都汴者也當時燕薊淪於契丹不能取士中國與豺虎雜此土以處也猶不思峻谿山之防爲之限一旦長驅而來何以禦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倉皇思爲避狄之計寇準力主親征卻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曆中又有無厭之求富弼以強詞折之然亦增歲

幣數十萬而泰然遂以爲無事矣靖康復來又欲祖故知而與之和括京城內外金猶未能滿其欲遂爲席卷而去二帝死於五國城而中原淪於夷狄矣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藝祖曰未也且欲都關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使當時從之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名臣亦皆狃於治安未有爲無疆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宜以朝陵爲名漸營兵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後又請修京城謂天有九關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其爲慮遠矣使當時從之安有靖康之禍哉或曰國家興廢天也非人力所能爲一汴

二杭三闕四廣陳希夷預言之矣希文之策奚爲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國家不言天數苟以天數爲言則人事皆廢矣況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附會爲之乎

英宗北狩蒙塵虜人悔過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邴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王武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輒殺之欲分趙地半有廝養

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先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疏則不及我朝遠甚當靖康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爲宋謀者但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其餉道內用李綱外用神師道俟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戰則粘沒喝可擒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爲虜人席卷而去誠可

恨也誠可笑也

爲人臣者莫難於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循默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矣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

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諡不應
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諡有美無惡所謂諡者
特爲褒美之具而已官繇翰林者皆得諡文文不以人而以
官已不免外議定諡出於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又
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官制

余嘗思古今官制紛紜漫無統紀讀溫公集其沿革似可考
而知也因其說增損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蓋
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
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以失職矣一說漢武帝游

宴後庭尚書始重

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

受禪改秘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

而尚書疏外矣宣帝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不關尚書則西

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

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

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
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同
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
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
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
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
分權矣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爲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

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掌武事
謂之二府

周冢宰無所不統漢始分入九卿宮伯則入郎中令宮正入
衛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會大府入司農宮入內宰入大長
秋其後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給事謁者爲左右私人而丞
相爲外朝

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或至
千人屬光祿勳光祿勳詮第郎吏出爲宅官以補員缺是時
未屬尚書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
尚書一人主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始也光武詔三公等
各舉茂才廉吏改常侍曹爲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

功曹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令掌之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疆八十
爲衛尉公孫弘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選御史大夫趙充國七
十爲將軍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
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以卑亢尊如鹽鐵議
是也呼韓欵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者五十八
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今制
亦議統於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
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必折馘執

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
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眾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
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
用爲賞將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
注名至有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告身
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
於胥吏名器之濫極矣宋承五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省寺
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
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
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
不復貴所以鼓舞羣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而去

嘗無虛日

唐六部尚書皆屬尚書令左右僕射尚書三省之一也光宅
中以擬周之六卿過矣唐以僕射侍中尚書令爲丞相然皆
秦漢之所輕魏晉以來反爲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敘
勞勳以敘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亦有勳階
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
稱守官與階同則無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爲定爲是官則勳
階爵隨之無復敘勞敘功之意顏魯公謂魚軍容階雖開府
官卽監門將軍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廢卽有高卑會燕合
依次序然則唐之勳官惟以定廢而已

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

唐制尙書省有令有僕射有左右丞太宗嘗爲令後不復設僕射猶今之尙書也左右丞猶今之侍郎也六曹尙書乃若今諸司乎而實不同顏魯公與僕射郭英乂書謂興道之會獨八座尙書欲令下座意以爲尙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今三廳齊列明不同刺史且尙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六曹尙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觀此則知尙書與令僕同爲八座也然英乂於公堂獨咄尙伯則僕射之尊大亦可見矣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羣官皆稱翰林醫官翰

林待詔之類雖茶酒亦稱翰林司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者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又學士院北扉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宋制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吏雙引至閣門此亦唐故事也又宋制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歐陽公初以選人爲館職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爲之步行學士然則唐宋禁中亦許乘馬又且引道耶今制自兩長安門東西華門外過者皆下馬雖相臣亦然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它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

人之別有官有職差遣以登臺閣禁從爲顯宦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勳階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間始以唐六典定官制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皆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旣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

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於學以求知於上不待督責矣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爲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爲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尙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爲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尙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尙書分爲六部秩二品蓋卽

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唐宋翰林極爲深嚴之地見於詩歌者多矣國朝翰林院設於長安門外爲齋宿委積之所內有東閣眾學士聚焉爲朝退會揖之地史館爲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至修史之日旋設十館於東角門之右事竣去之求如古之深嚴未之見也唯文淵閣政本所自出號爲深嚴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雖非復唐宋之深嚴然非文學之臣不預無復工伎茶酒醫官雜流跬步卿相視唐宋爲重矣

文淵閣在奉天殿東廡之東文華殿之前前對皇城深嚴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至其地閣中趨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在几上鑰之而不合大學士

暮出鑰其門匙懸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舉火雖閣老亦退食與外相傳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豎覘閣老何爲曰方退食於外曰曷不就內食曰禁中不得舉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獨不可置庖乎今烹膳處是也自是得會食中堂又傳一日過城上瞰閣老何爲曰方對弈何不聞落子聲曰碁以紙上笑曰何陋也明日賜象牙棋一副至今藏閣中又內閣庭中花臺上有芍藥三本相傳亦宣宗時植至今盛開

內閣不設公座惟東西兩凳相對耳天順初李文達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力沮之謂宣宗嘗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謂禁中無南面坐李曰東邊會食曷爲南面彭又沮

之會內送孔聖像置於中事乃止司禮太監至亦惟東西向
正德初劉瑾權重西涯欲尊之特設一榻於凳之上亦不敢
正也故事太監至迎之止花臺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余初
入內閣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謹是
後不知何如也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
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
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
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
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翰林院故事經筵初開講讀待從官皆有白金文綺之賜史

成進御亦進秩加賞或纂修功多及書成以事故去則不沾
恩數或先以事故去不效勞勤偶值書成亦得霑恩數故有
經筵頭修書尾之說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
魁也予問何爲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穰
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
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
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
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
元言路大開諫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
復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居憂也甚

者又謂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所奪請追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來追埋還之言者乞罪乃已
國家正旦冬至聖節凡大朝會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宮習儀或靈濟宮唯翰林獨否相傳宣廟一日召翰林不至上問故左右對以往習儀所上曰翰林終日侍朕側尙何習爲恐其倒拜耶自是不復習相傳以爲故事成化中中官汪直用事多使邏人訶察諸司不法是日學士王獻檢討張泰方在途投謁邏人執之以故事對詔以問內閣時萬安劉煦劉吉不能執奏乃云有故事而攷諸故典不見獻泰雖免罪而翰林不習儀之典遂廢惟內閣與東西兩房至今不習蓋宣廟之命史官失於紀載故也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大年久爲學士請外至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

飢欲死自昔然矣

前代藏書分散數處蓋防散佚水火之虞也宋時三館秘閣藏書凡四處然亦有盜竊之患士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漢以來重守令守令親民得行其職故當時循吏爲多雖有刺史部使者繡衣直指之屬間一命之不專以爲治也唐世置道置按察使後改爲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都既又改爲觀察其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但令訪察善惡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元結爲道州謂諸使誅求二百餘通陽城守道州稅賦不時爲觀察使誚責韓文公所謂觀察使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者也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而已宋時州郡控制按刺率五六

人又多於唐元時始立行中書省設官皆視中書我朝沿其制改爲布政使司各省布政使二人參政二人參議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僉事二人又有都御史統之歲命御史按之又多於宋世愈降官愈繁政令紛然守令欲舉其職難矣

食貨

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愚以爲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爲莊田於此略倣井田之法爲之溝塍畝澮公私有分旱澇有備不亦善乎而世皆以爲不可行餘地姑未敢論卽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東齊宣王所理滕縣滕文公所理也孟子豈漫不知事而以勸

三君乎姑於此先試之自一鄉漸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驚事不擾然必得好古力行之君子使爲守令假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聽浮言天子親命之使民曉然知此意乃或有濟不然誠難行也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日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

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老泉策云方今田之在官者有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之公乃知今之官田其來遠矣粹未能去爲是也夫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

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
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千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

湖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
歲漕之數

歲運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

官軍於內支運於天津通州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
官軍經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
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
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

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
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
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河南歲漕三十萬湖
江六十萬

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
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
推也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
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
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

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二千員外置千員
衣紫者尙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千餘其稱
旨者輒拜三品列戟於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
十人爲定員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爲額後增千二百五十
人

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

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象緯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然天體無定古中星以知方位天行健而不息如磨之旋自東運而南南而西西而北北而又東以爲昏明寒暑二儀運而出沒五緯隨而起伏列舍就之隱見炎夏天道南行日出於寅入於戌陽盛於陰也日影隨短窮冬北行日出於辰入於申陰盛於陽也日影隨長春秋天道行於正中日出於卯入於酉陰陽平也日影隨停南爲明都天體所見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明北爲幽都天體所隱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晦日月五星至北都而晦非天入於地也若

天入於地則日月隨之地中爲日月所照安得爲幽都哉此說與渾天不同然亦不爲無理故著之

氣有盈虛何謂也曰天地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日一陽自地而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二百四十步五日爲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二十步三候爲一氣升七千里三氣爲一節其卦爲泰則立春之日也升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陽氣上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天地之中春分之節也其卦爲大壯陰中陽半氣變寒爲溫萬物發生之時也自是陽氣復升又九十日爲夏至之節陽氣共升八萬四千里極於天是爲純陽於卦爲乾氣變溫爲熱萬物茂盛陽氣盈滿天地之間故曰盈陽極則陰生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

降十五日降七千里三氣爲一節凡四十五日爲立秋節下
降凡二萬一千里其卦爲否二節爲一時陰氣下降共四萬
二千里正及天地之中爲秋分之節其卦爲觀陽中陰半其
氣變熱爲涼萬物結實之時也自是陰氣復降凡九十日爲
冬至節陰氣共降八萬四千里而至於地是爲純陰於卦爲
坤變涼爲寒萬物收藏之時也故曰虛天地盈虛因月而見
初三月出庚爲一氣之候初八兌丁上弦陰中陽半十五日
乾甲周滿純陽無陰故爲盈十六日巽辛一陰生二十二日
艮丙下弦陽中陰半三十日坤乙消盡絕陰無陽此冬至之
節故曰虛也吳草廬云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
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

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
凡五十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十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
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
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

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

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六之會

出漢書注

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國
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朝
不立宰相之應是故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
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
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嘗疑初三夕月忽現庚上不知其所從來參同契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明釋之者曰每朔月與日會必於箕斗之鄉箕斗爲良天道左旋日月星辰皆右轉月至此鄉必晦而會如璧如圭一日二日旋而右疾至於庚方精光終吐魄乃生焉蓋言自晦至朔月與日合而西墜至庚上復見也朱子亦言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黃祥翁云日行黃道

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佛書亦謂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翳月漸漸掩覆至晦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日月開淨至望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又云日行與月或合或離若稍合時是日覆月三繇旬餘故三十日一切被覆月光不現若稍離時是日離月三繇旬餘故十五日大圓滿

鄭玄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孟春日月會於娵訾仲春會於降婁季春會於大梁孟夏會於實沉仲夏會於鶉首季夏會於鶉火孟秋會於鶉尾仲秋會於壽星季秋會於大火孟冬會於析木仲冬會於星紀季冬會於玄枵則又不專於箕斗之鄉蓋玄之所謂會非指

入時也

或問歷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何謂也曰此洛書數也洛書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皆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日體本黑積天之至陽而生光明月體本黑借日之至陽而生光明陽不足則日見黑暈下弦則月見黑暈或成黑曆黑氣黑點黑子或成王字或成鳥或成人像皆繇陽弱不能充其黑體非日有此像也月借日為光吾聞之矣日借天光吾未之聞也今以世眼觀之日入則天晦日出則天明似天以日為光也必有能辨之者

占歲

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旱美有水至卯

占風

正旦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胡豆成也小雨趨正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冬至風起震方或寒或熱主歲大收風起巽方主歲收國安風起離方寒則民災主水熱則大旱風起坤方熱則主蟲食苗寒則主穀不實風起兌方寒熱不常主兵主民病死國災

風起乾方主歲大收人民安國無災咎風起坎方主天下豐樂國有賢臣民安國寧風起艮方或寒或熱主民大病疫死

出越絕書

仁廟一日語楊士奇等云見夜來星象否士奇等對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對曰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上曰此自爲民間設耳卿等國家大臣與國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玉曆祥異賦賜羣臣成化中京師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齧人手足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

內豎出訶汪直時在遣中數言事繇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學士商輅兵部尙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爲黑青之應也

春秋書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荆公詩木稼嘗聞達官怕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煙非煙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草樹玲瓏皆成幡幢寶蓋少壯須髮盡成老翁父老云是爲木稼然其應不止達官而已

成化末正旦日中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俾觀之宛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消且盡忽有聲如雷蓋天鼓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

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爲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雷電以風西北方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有卒撼其旗火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之其火四散各寨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鎗上俱有火三月山東秦始皇廟夜鐘鼓自鳴火起桑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正德十一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甯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未申之間常熟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燄燄

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千餘間席捲而去船十餘舸墜地爲齏粉瓦石樑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十餘人至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言
三

取昔五日齊代息
其後天香三子翰人至西與相臣東補與雲而去其好餘而
其說與而去似十餘神聖此為靈骨凡百樂封樹木星類四
甲甲與內皆以神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震澤長語卷下

文章
吳郡王 整濟之著

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其
高者遠者未敢遽論即如七月一篇敘農桑稼圃內則敘家
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敘山水脈絡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
此文字乎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僮等容宛然畫出一個
聖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書與詩也其它文
多從孟子遂為後世文章家冠孰謂六經無文法乎
六經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後世有作其無以加矣原道
等篇固為醇正其送浮屠文暢一序真與孟子同功與墨者

夷之篇當並觀其宅若曹成王南海神廟徐偃王廟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變化也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楊雄而賈誼董仲舒劉向不之及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閔放楊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劉向之平正非其好也然上宰相第一書亦自劉向疏中變化來

先秦文字無有不佳余所尤愛者樂毅答燕惠王書李斯上逐客書韓非子說難可謂極文之變態也其後漢文帝賜匈奴南粵王書亦似之文帝其所謂有德者之言乎

太極圖西銘未論義理其文亦高出前古

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

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

聖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得中所養未至耳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韓子進學解准東方朔客難作也柳子晉問准枚乘七發作也然未嘗似之若班固賓戲曹子建七啟吾無取焉耳

史記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

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
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
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然次山在韓柳前文已高古絕
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
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間及公孫龍
劇子尸子吁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
一傳其間敘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
龔同傳亦得此意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
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
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

矣

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
等疏視漢書疏略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整各有所長也

史記張蒼傳敘至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趙堯
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
相繼爲御史大夫者也

太史公伯夷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也夫
退之何蕃傳亦放此意

太史公作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書足矣蔡
澤傳亦然

班固西漢書典雅詳整無媿馬遷後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

良史之才乎然予觀文選所載固文多不稱唯兩都賦最其加意然亦無西京之體何固之長於史而短於文乎頗疑漢書多出於父彪而固蒙其名然無它左證偶讀西京雜記謂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其父傳之歆欲撰漢書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小異同耳固所不取者二萬許言錄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缺乃知固書其多取諸歆乎或謂西京雜記亦僞書不知果何如也晉傅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何不類之甚也

越絕書十五卷相傳以爲子貢作其未然乎其缺文訛字斷簡幾不可讀計倪請糴寶劍九術軍氣春申君篇亦已往往見於史記吳越春秋等書其記地傳乃出秦皇漢武及更始建武中事烏在其爲子貢作乎或子貢有作後人附會合雜以成之乎然古書之存於今者寡矣其間亦有異聞焉安可廢之

世謂詩有別才是固然矣然亦須博學亦須精思唐人用一生心於五字故能巧奪天工今人學力未至舉筆便欲題詩如何到得古人佳處

杜詩前人贊之多矣予特喜其諸體悉備言其大則有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地平江動蜀天遠樹浮秦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之類言

其小則有若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仰蜂黏落絮倒蟻上
枯籬修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之類而尤可喜者如水流心
不競雲在意俱遲人與物偕有吾與點也之趣片雲天共遠
永夜月同孤又若與物俱化謂此翁不知道殆未可也
子美之作有綺麗穠郁者有平澹蘊藉者有高壯渾涵者有
感慨沈鬱者有頓挫抑揚者後世有作不可及矣若夫興寄
物外神解妙悟絕去筆墨畦徑所謂文不按古匠心獨妙吾
於孟浩然王摩詰有取焉格調雖不甚高而工於模寫人情
物態悲歡窮泰吐出胸臆如在目前吾於樂天有取焉微之
效顰而不似才有餘韻不足也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

唯唐人詩尙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
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
溢於言外凝碧池邊奏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
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
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意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
矣

摩詰以澹古淡泊之音寫山林間適之趣如輞川諸詩真一
片水墨不著色畫及其鋪張國家之盛如九天閭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又何
其偉麗也

爲文好用事自鄒陽始詩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後流爲西崑

體又爲江西派至宋末極矣

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飭餽爲工如崔灝黃鶴樓詩
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白白鷺洲對青天外杜子美江漢思
歸客對乾坤一腐儒氣格超然不爲律所縛固自有餘味也
後世取青媲白區區以對偶爲工鸚鵡洲必對鸛鷓堰白鷺
洲必對黃牛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世此
意久泯劉禹錫看花諸詩屬意微矣猶以是被黜蔡確車蓋
亭詩亦未甚顯遂構大獄東坡爲詩無非譏切時政借曰意
在愛君亦從諷諫可也乃直指其事而痛詆之其間數詩或
幾乎罵矣以詩得罪非獨李定諸人之罪也

音律

音律惟黃鍾爲難定黃鍾之度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十一
分自子之一歷十一辰每三之至於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爲鍾之實固有定法矣而古今之度易差差之忽
微則其音高下頓殊餘十一律皆失其度古之神瞽心諧天
地之中聲先立黃鍾之管以定十一律自上生下則三分損
一自下生上則三分益一十二律旋相爲宮無弗協者黃鍾
之管長九寸黍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量之所由起也
重十有二權衡之所由起也度量權衡皆起於黃鍾故曰黃
鍾爲萬事之根本後世儒者莫知聲氣之元乃區區累黍爲
尺以制律古法律管當實黍千二百粒而古今之黍圓長大

小不同難以爲準其容受卒不能合胡瑗乃取羊頭山黍篩取其中范鎮增損漢書以求合其度而卒莫之合晉荀勗取古銅管據以造律後周取古玉斗丁度用漢泉貨尺和峴用洛陽景表尺梁武用汲冢玉律隋定尺十五種它如以馬尾以蠶絲紛紛卒莫能定何哉由不能識天地之中聲不以律制尺而以尺定律故也後世既無神瞽之神解則如之何緹室葭瑄以候氣多爲管以參驗如蔡元定之法其亦庶乎其可也

京房曰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

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或問琴五絃其二絃云周文武所增信乎曰唐楊收有言若是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武聲予謂五者宮商角徵羽其二變宮變徵也變宮變徵其始於武王乎周景王問伶州鳩曰

七律者何州鳩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星在天龜自鶉及駟七列也鶉火之分張十二度駟房五度從張至房合七宿張翼軫角亢氏房也南北之位

七同也鶉火午天龜子自午至子其度七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

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故曰武王也

朱子語錄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

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
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爲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
合聲須先吹律使眾聲皆合而律方可用後來人不解逐律
吹京房始有律準乃先做下一個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
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
律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
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周世宗時王朴上疏曰黃鍾爲樂之端半之清聲也倍之緩
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
之總數也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
播之於八音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歷代所存黃鍾之宮一調

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不用也唐太
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
懸之器才無啞者至五代復壞缺臣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
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
十二律管以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
九尺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
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
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
爲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
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
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

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旋宮之聲如此

晉荀勗號知音律初勗常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然論者謂勗爲暗解時阮咸達八音時謂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不及咸意咸異已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夫得周玉尺以校前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益伏咸之妙

北齊神武時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驗管而灰已飛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一氣感則一扇自動它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萬寶常常與人論及樂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問鄭譯所定音樂對曰此亡國之音也遂極言樂聲哀悲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遂造諸樂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論旋相爲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百八聲見者嗟異然其聲雅澹不爲時所好

總章中潤州得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

得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
之如其言而得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號啞鍾
文收吹律調之樂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文收既定樂復鑄
銅律三百六十藏於大樂署
裴知古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
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觀人迎婦聞婦佩玉
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
洛陽有僧房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曹紹夔名知
音來問疾僧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
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夔至出懷
中錯鑪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磬與鍾

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黃鍾難定若得阮
咸張文收萬寶常曹紹夔之屬亦何難定之有哉

音韻

邵康節之父古字天叟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翕闕呂
有倡和一闕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倡一和而開發收閉
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開閉者律天清濁
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
則閉而無聲冬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
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
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
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沈隱

侯只知四聲求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鄭樵曰江左始爲韻書然識四聲而不識七音知縱有平上去入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縱成經橫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也七音之韻起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爲母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皆可譯也況人言乎

今宣尼之書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趾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者以聲音之道障閼耳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書者爲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入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

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知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絃從衡正倒展轉成圖不比華人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之音如漢書元元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尙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爲一讀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呪兩則兩應呪龍則龍見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六書之學說文備矣後世紛紛有作若鄭樵周伯琦趙撝謙其義益密而撝謙尤精別以形聲事意母生子子生孫後雖有作無以加矣顧其間尚有一二疑義試舉以質深於字學者

倉頡制字凡有形可象必象其形無形可象有意可會則會其意無形可象無意可會則諧其聲無形可象無意可會無聲可諧於是乎有轉注有假借二者皆不得已也亦必其瑣屑者乎若夫乾天也伏羲畫卦已有其象說文乾上出也從乙乙物之達也此得之故曰乾健也安得無其字乃借乾燥字為之自夏商則有易故曰易變易也日月為易豈得借蜥易字為之日出

木上為東則日入地下為西豈借鳥棲之棲為之人向南背北北以背為意則南宜以向為意或從丙為意豈以半為之愚於是不能無惑也

日見地上為旦日入地中為冥則西宜亦為冥之義說文丙位南方萬物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從一入門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

鄭樵曰十辰十二日皆為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蠶尾戊本武己本几庚鬲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草本實也子人子之也丑手械也寅臙也卯牖也辰未詳巳蛇屬也午未詳未木之滋也申特簡也酉卣也戌與戊戚同意亥豕屬也惟亥已有義餘並假借

予謂禮記魚去乙謂魚骨有似乙字非乙字之爲魚骨也魚尾有似丙字非丙字之爲魚尾也蠶尾有似丁字非丁字之爲蠶尾也卯從二戶開闢之形爲日出物生之義取象於門非以爲門也卯從二戶相合之形爲日入物收之義取象於牖非以爲牖也其餘史記說文亦皆有說何爲不可從乎史記歷律志云甲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然也丙者言陽道著明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庚者言陽氣庚萬物辛者言萬物之辛生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寅言萬物始生蟄然引也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辰

言萬物之振振也已言陽氣之已盡也午言陰陽之交愕布於午也未言萬物皆有滋味也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又言物堅於申也酉者言萬物之老也戌者言萬物盡滅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

周伯琦云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之形又云古人因事物制字如之本芝草乎本吁氣焉本鳶也後人借爲助語助語之用既多反爲所奪又制字以別之乃有芝字吁字鳶字此說相爲得之

隸之作凡以趨簡易也而有視篆爲繁者如市之爲敼帚之爲端号之爲號弓之爲攷弓之爲吁水之爲攀呂之爲簪由之爲盧業之爲僕葬之爲辯亞之爲惡匸之爲匡匸之爲隱

巳之爲節戶之爲奏口之爲冪巳之爲紀彡之爲契母之爲
貫乇之爲托之爲糾中之爲跨〇之爲包人_レ之爲集尸之
爲斤区之爲堆区之爲阜厂之爲岸尸之爲回く之爲畎く
之爲澮、之爲主、之爲艾升之爲礦尢之爲蹂豈以其太
簡難辨故反繁之耶
宣和書譜曰爲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特存篆
隸行草所爲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其典刑蓋類隸
而變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稱稍異今之正
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乃古所謂八分至唐又於隸書
中別爲八分以別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

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之眞
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玉筋篆李斯作李陽冰善此體至今用之奇字甄豐定大篆
史籀變古文爲此體小篆胡毋敬作上方大篆程邈飾李斯
之法墳書周媒氏配合男女書證穗書神麗因上黨生嘉禾
作倒薤篆仙人務光見薤偃風作柳葉篆衛瓘作芝英篆陳
遵因芝生漢殿作轉宿篆司星子韋作垂露篆曹喜作垂雲
轉篆黃帝因慶雲見作碧落篆唐韓王元嘉子李譔作龍爪
篆羲之見飛字龍爪作鳥跡書蒼頡觀鳥跡始制文字雕蟲
篆魯秋胡妻春居翫蠶作科斗書源出古文或云顛頊製鳥
篆史佚因赤雀丹鳥二祥作鵠頭書漢家尺一之簡如鵠首

麟書獲麟弟子為素王紀瑞作鸞書少皞以鳥紀官作龜書堯以軒轅時龜負圖作龍書太皞獲景龍之瑞作剪刀篆韋誕作纓絡篆劉德昇夜觀星宿作懸鉞篆曹喜作飛白書蔡邕見人以亞帚字作父篆伯氏所職故制此金錯書韋誕作古錢名也刻符篆秦壞古文定八體此其一鍾鼎篆三代以此體刻銘鐘鼎

右宋靈隱寺僧莫菴道旨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必盡然亦可見歷代書法之變

姓氏

姓與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為姓按左傳魯眾仲之言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立有德為諸侯因其所由生以

賜姓若舜由媯汭而生故以媯為姓因所封之地為之氏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諸侯因字為氏因以為族諸侯不得賜姓但使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國語帝嘉禹治水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命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呂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士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為氏別氏則為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姓振

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故黃帝為有熊氏顓頊為高陽氏帝嚳為高辛氏帝堯為陶唐氏舜為有虞氏禹為夏后氏皆姬姓也契商姓子氏棄周姓姬氏

太史公又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按嬴姓也餘十四皆為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邾郟雍曹滕畢原郇封邢晉應韓凡蔣嬴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人多不辨惟昌黎公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為近

雜論

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謂文正公為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謂有宋名臣最多若韓忠

獻之豐功偉量司馬公之清忠粹德宅如李文靖富鄭公尚多有之安得便為第一久廼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呂端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為直言上壽之儀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氣自公作之則其忠鯁之節可知當是時道學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橫渠開道學一脈其先憂後樂之義前人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策公唯主守卒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滬失守富公等皆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人手滑他日吾輩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為范六丈真聖人也營洛之議若預見有靖康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知荒歲省役善政也公獨因之興作官得其力民

得其食公私兩利焉真能見人所未見其置義田則曰吾宗族各有親疏自祖宗視之無親疏南園之地術者以爲種生公卿則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郡於序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蓋其識見非特異於一世之人視當時名公皆出一等南豐曾鞏論之曰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公獨曰是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公獨曰非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公之於道何如哉其亦能知公者矣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過古亦有一二事焉古人多務厚葬觀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魏襄王哀王晉靈公之冢金玉珍怪甚侈蓋不獨秦始皇吳闔閭也近世山東河

南粥鍾鼎尊匱窮極巧麗皆墓中物也今人自棺槨衣衾之外雖富貴之家一物不以殉不獨不爲生者之費亦不爲死者無窮之累此其過古人一也古之諱忌拘甚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中不肯授中奉大夫父名臯子不得於主司高錯下及第此何理也以莊諱則光爲嚴光助爲嚴助州爲嚴州以一時之諱易千古之稱甚無謂也今人二名嫌名一無所諱臨文則又不諱此其過古人者二也此外吾不知也

宋朝廟諱有至十五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暗行黜落士大夫除官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迴避

古稱大器晚成馬況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

言下
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爲解元費宏十九爲狀元官皆一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信也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孟子之言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蓋亦求諸人事而已後世星數之說行謂人之貴富貧賤壽夭莫不定於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陰陽地理之說行謂人之貴賤壽夭皆係於葬地故人一切求諸地夫委諸天猶有說也而以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一坏之土何哉而世人信之趨者瀾倒江西尤甚士夫酷好之至謂某以是而得高科某以是而得顯位噫不求之已而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異矣哉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

叔孫輒與不狃皆魯人出亡於吳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盥五百罇

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
金龍盃甲三千玉琴一玉寶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
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

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
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盃四百金首飾五百
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盃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
金縵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
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
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
香椒三十扛緞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

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綠佛一尊
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
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
於序胡椒八百斛世以爲侈也而盛傳之今觀二逆賊所籍
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
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國家富有四海非若宋之偏安宋有西北二邊歲幣百萬百
官祠祿郊賜之類今皆無之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
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
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一子入監可謂至窄
宋民間器物傳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鹵莽特甚非特古今

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南渡猶然近歲民間無隔宿之儲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故何也人皆曰本朝藩府太多武職太冗是固然矣又有一焉而人莫之及古稱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之府庫皆空豈非皆歸此輩乎爲國者曷以是思之

仙釋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之報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不可勝紀國初周顛仙張鐵冠張三丰灼灼在人耳目顛仙之事太祖親立碑於廬山入火不熱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

丰則太宗命胡忠安旁求者數年又有冷啟敬者傳聞頗不經余不敢信今見其仙奕圖三丰題識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因識之

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以至眾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參預中書省事君廼棄釋從儒游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觀唐李思訓將軍畫頃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泉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傅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穎然

而悟如已作之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壯不
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
神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
此卷迺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將訪冷
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邱壑三昧之妙不識
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太師淇園邱公
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爲
後會云昔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遜老書

冷謙字啟敬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
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
分許之迺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

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宅曰
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引有人姓名曰必此人所盜也命所
在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
死矣安得少水以挾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
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謙
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
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三丰所謂畫
鶴之誣者非謂是耶

邵子有元會運世之說寅上爲開物戌爲閉物其論甚奇然
佛氏已有此論矣佛之言曰過去世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

起大重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滴如車軸歷百千萬年被雨水聚漸漸增長迺至梵天雨止之後水還自退有大風起吹彼水聚波濤湧生大沫聚吹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自此始也非開物之論乎又云大三災時有大黑風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殿置須彌山半緣此世間有二日出河渠流竭久久大風取第三日出大恆河竭四日出阿耨池竭五日出大海乾枯六日出天下煙起七日出天下洞然直至梵天仍舊建立此非閉物之論乎其事不可知與邵子之說亦略相侖

須彌山東有天下名東弗婆提人三百歲山西有天下名西瞿陀尼人二百歲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人百歲山北有

天下名北鬱丹越壽千歲其亦鄒衍九州之外有九州之意乎

須彌山下復有三級下級堅守天住中級持鬘天住上級常憍天住須彌山半有四天王宮殿上有三十三天宮殿三十三天以上一倍夜摩天又一倍兜率陀天向日重重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壽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其亦列子天地之外復有大天地之意乎三十三天又分三界自在天以上爲欲界未離貪欲故梵眾以上至色究竟天爲色界無邊空至非

非想爲無色界皆名爲有有生有死故曰不同凡夫永沒三界又不同二乘求出三界唯學佛人無生死可勉無三界可出
日遶須彌山半常行不息南闍浮提日正中東弗婆提日始沒西瞿陀尼日初出北鬱單越正夜半
日宮有影以闍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故有此影又云此樹有雞王棲其上彼鳴則天下雞皆鳴世謂日中鳥也海有八德大海漸深潮不過限不宿死屍百川來會而無異稱萬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珍寶珠眾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
過去名莊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謂之三劫世有間佛劫爲何量佛答有如全段石山百年一拂山已磨滅此劫未終

又言兜率天人一百年以六銖衣一拂至石銷盡以爲一劫莊嚴劫壞交賢劫初闍浮人物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遞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過爾之後復入增劫凡過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遞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八丈則增劫之極也一增一減共一千六百萬年名一轉輪劫凡二十轉輪共三萬三千六百萬年爲一成劫自成劫之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今當第九減劫每劫有一佛出世至今減人年一百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已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也此去更過七千年爲減劫之極復入第九增劫漸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世此增劫之極也復入第十減劫至八萬歲時彌

勒下降是時閻浮真金爲地地平如掌杭稻自生思衣衣來
思食食至無量快樂男女五百歲廼方婚嫁所有一切世界
皆具此四種相劫謂成住壞空成而卽住住而復壞壞而復
空空而又成
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地肥極
爲香美取食多者卽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
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朝割暮生食彼米
故才分男女形相行不淨行下而從之雖然與吾聖人亦異
矣

夢兆

周禮六夢有獻吉夢贈惡夢之說詩亦有熊羆蛇虺旒旛眾

魚之兆其占審矣然後人日之所爲擾擾昏亂夜之所夢亦
何能准其有應驗者書之亦可見人事之有定數也

徐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一所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
焉授公以鑰匙一握公出至門密數之其匙得六後公入仕
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又公爲詹
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診之時勉旣診以公
脈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素有異時勉曰如此則無妨然
終不樂次謁范文正廟少憩忽坐睡夢一衣冠偉人來謁曰
勿憂也公之壽年還有兩千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也其後
二十二年卒蓋干之爲字兩十兩一合爲二十二云其神驗
如此庚戌會試公與汪伯諧學士爲主考余爲同考一夕余

送卷至堂汪對余謂公日來不怡某問何也汪曰以不得好
卷既而曰公昨夢人饋一大錢何也某曰昔人謂文如青錢
萬選萬中其有異卷乎汪曰公又夢人饋黃牡丹三大本何
也余未有以應時錢福有名場屋某退而思之大錢之兆其
在福乎獨牡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
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
高科兆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乙未會試公與邱文莊公主考久之未得魁選公與文莊約
夕各點禱於天以祈夢兆明日公語文莊曰公有夢乎邱曰
無也邱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一所大浸茫茫不見水端忽
有一物若鼃焉昂首登岸余以三箭插其上夢如是人頗異

之而未詳所主或以大浸渺漫其湖廣洞庭之間乎公不謂
然蓋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及揭榜某果忝第
一謂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狀頭望余而余不克副其意終未
知夢之所屬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爲學士又薦爲少詹事
余詣謝廼言於公曰所謂三箭者應矣某不才辱公薦會試
一也學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蓋吾當時
夢有異其插箭也爲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某不敢當而
退公不祿後余以非才謬登政府雖不久秩一品
公一日問余曰君德以剛爲主何所出余對在漢鑑因問公
問此何爲公曰吾夢科場出此題耳明日果然公又言吾應
舉時夢庭有枯木復生其顛木之有由栢乎與同舍生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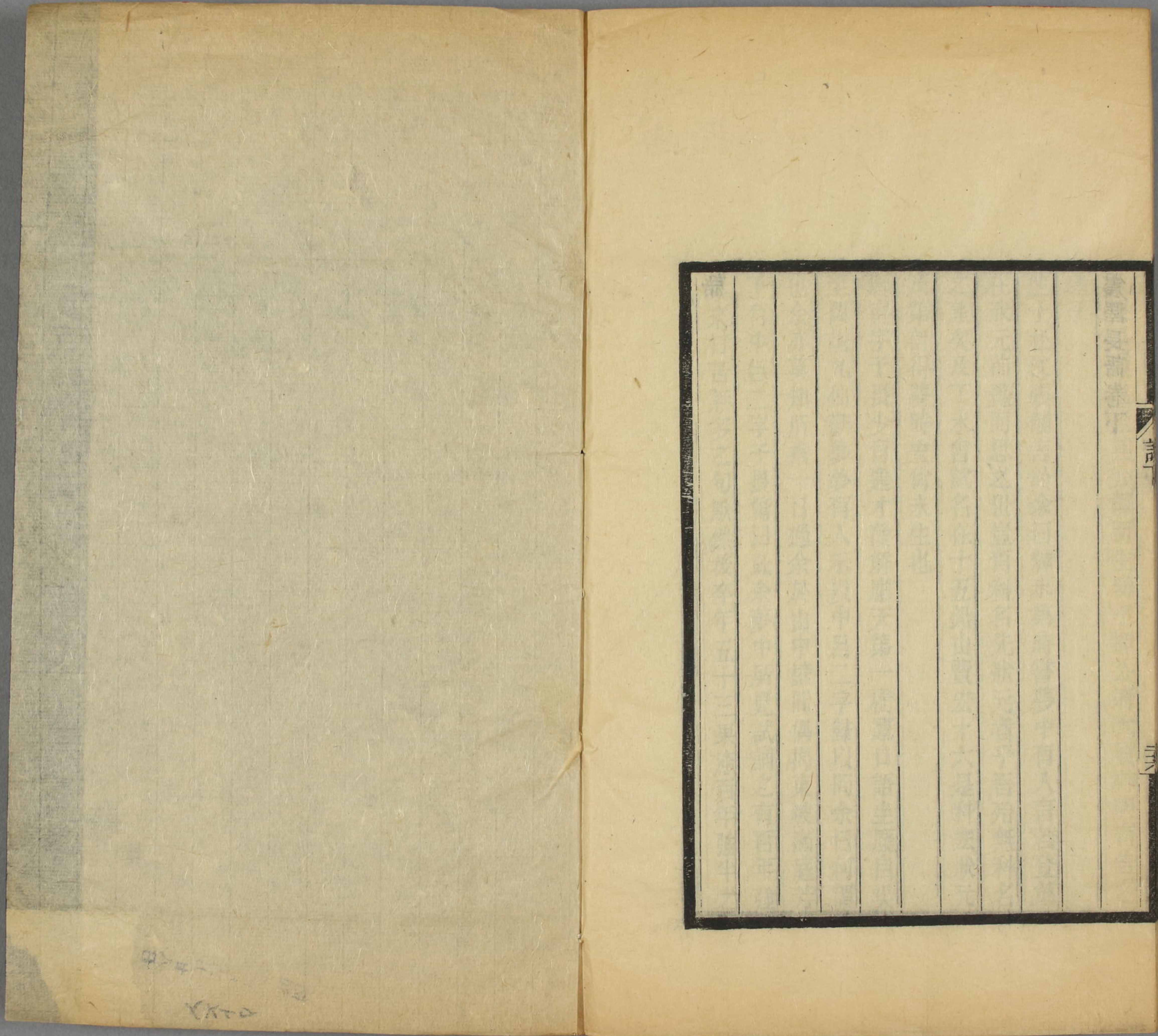
入果是題也豈其心靜而生明乎抑公將大貴神明有告之者乎
進士松江張黼言於余曰黼未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尙未生也
唐寅字子畏少有逸才發解應天第一橫遭口語坐廢自吳至閩詣九仙蘄夢夢有人示以中呂二字歸以問余曰何謂也余亦莫知所指一日過余於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二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試誦之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後卒年五十三果應百年強半之

語

震澤長語卷下

五十一

三



帳簿成帳始末

言

三

1870
KXTO

